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十二月戊辰惠親王等奏十二月初三日

恭親王奕訢等奏通籌全局酌擬章程條款請

旨遵行一摺欽奉

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安達議奏單  
併發欽此。臣等將所擬章程。公同詳閱。悉心酌覆。恭親王奕訢  
等籌議各條。按切時勢。均是實在情形。可否請

旨按照原議各條辦理之處。伏候

聖裁。其未盡事宜。應由恭親王奕訢等隨時詳議具奏。請

旨遵行。

己巳。

諭內閣。惠親王等奏。會議恭親王奕訢等奏。辦理通商善後章程。一摺。據稱恭親王奕訢等善議各條。均係實在情形。請照原議。辦理等語。京師設立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著即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管理。並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應設司員。即於內閣。部。院。軍機處。各司員章京內。滿漢各批取八員。即作為定額。毋庸再兼軍機處行走。輪班辦事。侍郎銜候補京堂崇厚。著作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駐紮天津。管理牛莊。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務。會同各該將軍。督撫。府尹辦理。并頒給辦理三口通商大臣關防。毋庸加

欽差字樣。其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及內江。三口。潮州。瓊州。臺灣。淡水。各口通商事務。著署理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辦理。新立口岸。除牛莊一口。仍歸山海關監督經管外。其餘登州。各口。著各該督撫。會同崇厚。薛煥。派員管理。所有各國照會。及一切通商事宜。隨時奏報。并將原照會。一并呈覽。一面咨行禮部。轉咨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並著各該將軍。督撫。互相知照。遇有交卸。專案移交後任。其吉林。黑龍江。中外邊界事件。併著該將軍等。據實奏報。一面知照禮部。轉咨總理衙門。不准稍有隱飾。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惠親王等奏。會議恭親王奕訢等奏。通商

善後章程一摺。據稱恭親王奕訢等籌議各條。按切時勢。均係實在情形。請照原議辦理等語。業經降旨。派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總理各國通商事務。並派崇厚為辦理三口通商大臣。其舊有五口及新增各口通商事宜。仍著薛煥辦理矣。恭親王奕訢等單內所請。由廣東、上海各派識解外國言語文字二人來京差委。及各海口內外商情。各國新聞紙。應由各該大臣暨各該將軍督撫府尹。按月奏報。并知照禮部轉咨總理衙門。即由該王大臣飭知禮部。由該部咨行可也。並准於八旗中挑人學習外國言語文字。知照俄囉斯館妥議章程認真督課。如能熟習各國文字。即奏請獎勵。至各口洋稅現

有扣款。議定按稅扣歸二成。立有會單。又有夷人幫同司理稅務。每月徵收若干。自宜澈底澄清。不致侵蝕中飽。第將來扣款既清之後。應如何妥議章程。俾毋日久弊生。著恭親王奕訢等再行悉心妥議。以免弊混。其餘未盡事宜。並著隨時詳議具奏。

癸酉。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於十

一月二十七日。接奉

密諭一道。並鈔錄曾國藩、袁甲三、解煥等各摺片四件。

飭令臣等悉心酌議。仰見我

皇上眷懷南服。權衡輕重。葑菲不遺。跪誦之餘。莫名欽佩。臣等曩

其所奏袁甲三於利害之間。辯論最為明晰。誠如  
聖諭。自係正論。曾國藩酌量軍情。緩急並控。取外夷之方。因時制  
宜。實為詳備。薛煥則意在傾髮逆之巢穴。水陸並進。急收  
成效。與曾國藩所見大同小異。臣等前此具奏。原以捻髮  
橫行。官軍不敷勦辦。冀因借用夷力。明為勦賊計。而暗杜  
句結之謀。惟欽奉

諭旨。並該大臣等原奏。連日悉心商酌。江南官軍。現在尚未能進  
勦金陵。即令夷船駛往。非特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  
相持過久。如薛煥所慮。與賊句結。別生他變。尤宜豫為之  
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水路進勦金陵。非獨經過地方。驚

擾堪虞。即支應一切。諸多窒礙。京城甫經換約。天津夷兵。尚未盡撤回。南。京兵豈能恣銳南征。啓人輕視。所奏應毋庸議。伏思夷性貪利無厭。而俄夷巨測。嗜夷貪狡。此次助順。勦賊。雖非中國為之勸駕。第一經允許。必至索照會。照會不已。懇請降。

旨降

旨不已。懇請

召見。未觀成效。先事要求。經責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賊匪未平。而餉源已竭。城池未復。而要挾已深。阻之則勢有難行。順之則禍更不測。如其力未能勝賊。則以易竭之餉。需而

養無用之兵。適足為賊所笑。若克復城池。希圖占踞。派兵踞守。官軍將舍賊而與夷爭。中原之賊未平。邊疆之釁又起。僅隱忍聽之。該夷以小忠小信。要結民心。則人心漸去。返正無由。從前俄夷侵占越界。並未明動干戈。至今已難驅逐。若藉詞帶兵勦賊。而據南省地方。則南北兩路分途蠶食。何堪設想。通盤籌畫。已覺利少害多。然猶冀其中或尚可有為。因於嘆首喊呀嗎來公所謁見時。開誠布公。示以信義。以感動其天良。彼此談論。至於終日。該首始吐實語。謂勦賊本係中國應辦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踞地方。於彼何利。非獨俄哱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嘆國得之。

亦不敢謂必不據為己有。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為證。雖該酋言語未必出於真誠。但臣等所慮實已早為見及。前此佛酋美里登來時。臣等亦向其諭及。議至要害之處。言詞即近烟燂。似有明助官兵勦賊。而仍為觀望成敗之意。袁甲三據理直陳。所見正是。即曾國藩奏請俟蘇常皖浙各郡克復後。再行會勦金陵。察其用意。亦似慮有貽害。力不能制。故先為獎勉。以釋其疑。若各郡悉行收復。則軍威大振。亦何俟借資夷兵。似其意亦未謂可行。臣等於軍務本未深悉。是以前奏亦慮及後患。請

飭曾國藩等酌議。茲悉心體察。擇善而從。是借夷勦賊。流弊滋多。

然不用其勦賊。又恐其與賊勾結。惟有設法牢籠。誘以小利。俾夷貪利最甚。或籌款購買槍礮船隻。使其有利可圖。即可冀其曠就。相應請

旨。飭下曾國藩薛煥。即就現有兵力。設法攻勦。不可貪目前小利。而貽無窮之患。其上海夷人。如或諄諄。量為獎勉。以馴其性。儻有兵船駛入內地。即按照條約攔阻。若該夷來京再論及此事。臣等即據理折服其心。以杜詭謀。伏請

諭旨。拒之太深。恐該首疑慮等因。欽此。查前此俄首論及此事。臣等晚以各路統兵大臣。帶兵數十萬。自可次第廓清。此時尚無需助借。該首亦不能置詞。如或再以此為請。仍為婉

詞獎勉該首計無所施自必帖服不至再生疑慮至代運南漕一節曾國藩所請

飭薛煥在上海與之訂明粵商取保領價味商聽其自行經理薛煥原奏內稱恐此端一開將來即藉口漕糧須歸其辦運每年勒索銀兩採買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不如按照通商稅則令粵商自運赴津官為採買按時定價不必豫給價銀採辦各等語臣等竊其所議實為思慮豫防與臣等所見符合該奏貪利性成如聞採買米石自必開風踵至似無需明定章程將來由上海

欽差大臣出示招商運津無論華商夷商一體招運按照稅則完

納官為收買。該夷亦無從居奇。收米按照時價。公平估斷。亦不至有勒指之弊。似覺其權在我。不為該夷所制。亦無需與該夷豫行會商。以啓要挾之心。至曾國藩奏稱。味夷質性醇厚。於中國時思效順。而於喫噀並非固結之黨。應暗杜俄夷市德味夷之心。使其毫無疑忌。或可輸忱曜託。各等語。查道光年間。喫夷在廣東犯順時。該夷與噀噀均欽遵。

諭旨不敢違法販賣鴉片。迄至二十二年。喫夷在江甯換約。該夷始於二十四年。懇請一體辦理。咸豐三年。該夷請以兵船助勦金陵。撫臣楊文定據以入告。嗣因向榮以為不可。未

經允准。是味夷之於中國。與喫啡情有不同。其應如何。務  
糜使為我用之處。應請

密諭曾國藩薛煥酌量情形。妥為牢籠。使其感恩。睡就不為俄夷  
市德。於控馭之方。裨益匪淺。曾國藩又奏稱。將來師夷智  
以造礮製船。為永遠之利。臣等正擬籌畫辦理。查康熙年  
間。平定三藩。曾用西洋人製造槍礮。頗賴其力。此時夷情  
雖迥非昔比。而佛夷槍礮。均肯售賣。並肯派匠役教導。製  
造。僅酌雇夷匠數名。在上海製造。用以勦賊。勢屬可行。應  
請

飭下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外洋師船。現雖無暇添製。或仿照其

式。或在用其船。以濟兵船之不足。尚覺有益。即臣等所謂誘以小利。以結其心。而在我莫收勦賊之用。可否

密諭該督撫。斟酌試行。如可為勦賊之用。則由薛煥於通商各口。開稅內酌提稅餉。迅速籌辦。正在覆奏間。復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瑞昌王有齡奏。借資外國之兵。有無格外要求等因。欽此。並鈔錄瑞昌等原摺一件寄閱。臣等細覈原奏所稱。借用夷兵勦賊。請由薛煥等在滬商酌。而代運南漕。則恐銀先入手。隨意開銷。並藉此把持漁利。將來轉多掣肘。不如今其自行販津。官為收買。與薛煥所慮相同。臣等正照薛煥

所奏議行。王有齡所奏。應毋庸議。本月初十日。兵部遞到軍機處鈔錄。袁甲三議陳薛煥勦賊奏片。奉

硃批。所慮實為深遠等因。欽此。臣等詳細尋繹。袁甲三老成之見。實與臣等意見相同。其所稱由上海等處圍復蘇常。且等初亦有此議。但以財賦而論。蘇常為一省之精華。以形勢而論。蘇常又為南北之衝要。設該處克復。後占據其地。北與金陵之賊相結。南與嘉興之賊相連。我軍無由進勦。南北勢同中梗。其貽患亦正可慮。總之蘇常百姓。受賊荼毒。官軍不敷分勦。未能速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自樂用夷勦賊。不知為賊踞。則尚有攻克之日。為夷踞。則無能歸還之

理。總總計慮。即進勸蘇常。亦似未可徇愚民之意。而借資於夷也。惟以上各條事關重大。臣等未敢以二三人之私見。即謂曲盡事情。相應請

旨。飭下行在大臣。悉心參酌。以期事臻妥善。

恭親王等又奏。查暎佛咪三國業經互換和約。而在上海通商各小國。不無有覬覦之心。臣桂良前於八年冬間。在上海時。各國曾有照會。懇請換約。雖臣等嚴詞駁斥。並將其照會原封擲還。而紛紛稟請。極為可厭。恐其故智復萌。不可不豫為慮及。查該各小國。在港貿易。非獨不在本年和約之內。即道光年間。江甯原定和約。亦只有暎佛咪三

國而各小國不在其列。該夷等附嘆唏夷名下通商。中國未忍驅逐。已屬格外邀。

恩。若有致嘆唏味之意。希圖換約。必當嚴行拒絕。以杜要求。惟治之未萌。較易為力。若於明年春夏間。徑駛天津。轉致有費唇舌。江蘇撫臣薛煥前隨同臣桂良在上海深知其事。應請

飭下該撫務照前年臣等辦理情形。設法阻止。並曉諭嘆唏味三國。以各小國如一體換約。則與三國並駕齊驅。轉自傳於小弱之邦。並令該三國立為勸阻。毋令遠行北上。設或不遵理論。徑赴天津。亦即迅速奏。

聞。以便豫為杜絕。庶免臨時周章。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議借夷勦賊。並代運南漕各情一摺。前據曾國藩薛燦。袁甲三。並瑞昌。王有齡等馳奏。遵議借夷勦賊。及帶運南漕各摺片。諭令恭親王奕訢等悉心酌議。茲據奏稱。將曾國藩等原奏。悉心參覈。江南官軍。現尚未能進勦金陵。即令夷船駛往。非特不能收夾擊之效。並恐與賊相待。如薛燦所慮。句結生變。尤宜豫防。該撫所擬。令夷兵由陸進勦。非獨經過地方驚擾。即支應一切。諸多窒礙。夷性貪婪。一經允許。借兵勦賊。必至索請多端。經責任其開銷。地方被其蹂躪等語。並於嘆首喊啞嗎來見。與之談論終日。該首已吐實語。謂勦

賊本中國應辦之事。若借助他人。不占地方。於彼何益。非獨俄  
佛克復城池。不肯讓出。即暎國得之。亦不敢謂必不據為己有。  
因舉該夷攻奪印度之事為證。借夷勦賊。流弊滋多。自不可貪  
目前之利。而貽無窮之患。惟此時初與換約。拒絕過甚。又恐夷  
性猜疑。轉生叵測。惟有告以中國兵力。足敷勦辦。將來如有相  
資之日。再當借助。以示羈縻。並設法牢籠。誘以小利。佛夷貪利  
最甚。或籌款購買槍礮船隻。使有利可圖。即可冀其親暱。以為  
我用。僕上海夷人。諄請助兵勦賊。著曾國藩。薛煥。量為獎勉。僕  
有兵船駛入內地。即按照條約攔阻。並著該大臣等。就現有兵  
力。設法攻勦逆匪。毋再觀望。至佛夷槍礮。既肯售賣。並肯派匠

役教習製造。著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即外洋師船現雖不暇添製。或仿夷船製造。或將彼船雇用。誘之以利以結其心。而我得收實濟。若肯受雇助勦。只可令華夷兩商自行經理。於大局或可有利無弊。併著該督撫斟酌試行。將來於通商各口關稅內酌提稅餉。仍濟軍需。其代運南漕一節。亦照恭親王等所議。由薛煥出示。招商運津。無論華商夷商一體販運。按照稅則完納稅餉。官為收買。按照時價。公同估斷。無須與該夷豫行會商。味夷質性較醇。與喫啡情形不同。其應如何羈縻使為我用。俾其感順。以杜俄夷市德於彼之心。亦著曾國藩薛煥隨時酌量情形。妥為辦理。另片奏。上海通商各小國。見喫啡味三國換約。

未免覬覦。前經桂良在上海時。嚴行拒絕。薛煥曾隨桂良在彼。深知其事。併著該撫。務照前年辦理情形。豫為杜絕。毋令徑駛天津。又費唇舌。並曉諭嘆咄。味三國各小國小弱之邦。不得與三國平列一體換約。今其幫同阻止。方為妥善。如各小國不遵理論。徑赴天津。惟薛煥是問。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酌議大局章程六條。其要在於審敵防邊。以弭後患。然治其標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於自強。自強之術。必先練兵。現在撫議雖成。而

國威未振。五宜力圖振興。使該夷順則可以相安。逆則可以有備。以期經久無患。况髮捻等。尤宜迅圖勦辦。內患除則

外侮自泯。查八旗禁軍。素稱驍勇。近來攻勦。未能得力。非兵力之不可用。實膽識之未優。若能添習火器。操演技藝。訓練純熟。則器利兵精。臨陣自不虞潰散。現俄國欲送鳥槍一萬桿。礮五十尊。佛國洋槍炸礮等件。均肯售賣。並肯派人教導。鑄造各種火器。上海等處。應如何設法。雇洋人。鑄造教導。臣等於議覆袁甲三等勦賊摺內。聲敘。請飭曾國藩。薛煥。酌量辦理。其天津通商之處。如或可以設法照辦。亦擬籌款辦理。惟俄夷餽送槍礮。僅止宣言。究未可深恃。而佛國鑄造槍礮等件。亦未經議定。現在各營遺失器械甚多。若俟俄夷送到。佛國鑄成。然後分授。既屬緩不濟急。

且恐見輕外表。如火器營等處。或有槍礮。或有款可籌。多為添置。先為酌辦。分給八旗兵丁。即行演習。京營掛槍。極為得力。前於八里橋接仗時。

圓明園官兵掛槍。頗能致遠。夷兵受傷甚多。且各營除排槍外。均宜多添掛槍。以資利用。至京城各營。除巡捕。健銳。火器等營。向演技藝。其餘或僅習弓馬。或僅習排槍。每於臨陣時。防身無術。能整而不能散。膽氣未優。若遇敵兵。包抄紛紛潰散。現擬有技藝各營。並習槍礮。其僅習弓馬者。加習槍礮。並習技藝。併加挑選各旗營閒散餘丁。另立營伍。專習技藝。掛槍。認真操演。如果學習純熟。遇有各營缺分。

即行挑補。以資鼓勵。惟利器固貴豫習。而督率尤貴知兵。僧格林沁素能講求。可否

飭下該大臣酌保身經行陣知兵將弁一員來京。督率訓練。專司其事。如官階較小。即請

旨酌加虛銜。以重事權。至各旗營兵丁餘丁。例有值班差使。不能兼顧外。其餘應如何分成挑出。令其訓練之處。應請

旨飭下八旗都統。共同商酌。議定章程。庶禁軍益加奮勇。而有備可以無虞。其一切陣式。臣等未歷戎行。未敢懸擬。應令派出督率之員。一併教導。現在勝保之兵。駐紮天甯寺。僅祇彈壓土匪。似覺過於虛糜。惟

京師無得力之兵。而擒匪有北犯之虞。若將京兵訓練精良。即可將此項兵丁撤裁。於餉項亦可節省。尤應及時籌辦。未可稍涉遲滯。所需操演口糧。及置備器械。需費若干。或於各營內所存辦公項下酌借。如再不敷。即於戶部酌領。將來章程議定。擬於新舊各海口關稅內。除奉天全數留支東三省俸餉。上海為江南軍餉要需。暫緩酌提外。其餘關口。每年的提一成解部。另款存儲。以為月支口糧。置備軍裝之用。並將目前借支各款歸還。以清款項。庶以收爽之稅。量為練兵之計。是亦體國防邊之要務也。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間。接據候補京堂崇厚。稱喚  
國兵丁。有在天津南街馳馬踏斃民人一名。經該領事官  
給洋銀五十元。以資埋葬。並據天津府石贊清等稟稱。有  
喚國兵丁。用刀砍斃民人李三一案。因兇手並無主名。該  
國領事官孟甘。尚未查明懲辦。經該縣景德催索。該領事  
官稟明該國總兵查拏。現尚無確信。各等語。臣等擬候該  
國緝拏正兇後。再行的辦。至佛國在津。頗稱安靜。該國將  
軍高特。出示曉諭兵丁。禁止攔看婦女等情。尚能嚴為約  
束。不至滋生事端。民間訛傳。有喚佛在津交仗之說。屢次  
探詢。實無影響。揆其情形。該二國雖貌合心離。在海外或

不免變觸戰爭之事。而在津則未必自撤藩籬。啓人輕侮。似屬民心恨其狂悖。造作此言。未可遽信。再據崇厚函稱。該二夷兵在津出痘。殤斃甚多。頗有思歸之志。所有嘆唏。兩國在津情形。理合具陳。以慰

聖懷。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於本月初一日。接奉寄信。

諭旨。色克通額等奏。俄國使臣至庫倫。議及建房等因。欽此。並鈔錄。色克通額等原奏寄閱。仰見

皇上慎重邊陲之至意。查續定條約內載。庫倫准設領事官一員。

酌帶數人。蓋房一所。並無攜帶眷屬。多蓋房屋之語。臣等  
即作為接據庫倫辦事大臣來文。按照條約為措詞。照會  
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告知領事官遵照條約辦理。以  
免辯論。一面知照庫倫辦事大臣。候該使臣覆到後。再行  
咨照覈辦。其和約內五條所載。俄國人貿易。通共不得過  
二百人。乃指通商而言。庫倫祇准行銷零星物貨。並非通  
商之地。是以未經敘入。以杜其漸。

硃批。照擬行。

恭親王等又奏。俄夷自歷次侵占界限。吉林。黑龍。江均與  
該夷相鄰。邊防尤關緊要。未可稍涉大意。近年因軍營需

用馬隊紛繁。於吉林、黑龍江屢次徵調。實有空虛之患。應請

飭令該將軍等於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習技藝。擡槍。按期操演。各路軍營。以後不得再調該處馬隊。以重邊防。其東三省兵餉。近因餉需繁多。除由本地籌款湊撥外。戶部每歲於長蘆鹽課等款。撥銀八十餘萬兩。往往未能全數解到。經費殊形支絀。擬請俟奉天牛莊通商後。所收外國稅。積有成數。即報部酌撥東三省兵餉。既省報轉撥解之煩。而兵餉亦可期充裕。於邊防似有裨益。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恭親王等奏。請飭東三省練兵。並籌畫餉

需等語。據稱吉林黑龍江與俄界相鄰。邊防緊要。近因軍營需用馬隊紛繁。於吉林黑龍江屢次徵調。實有空虛之患。請飭該將軍等於東三省各營兵丁。勤加訓練。弓馬之外。兼習技藝。擡槍。按期操演。各路軍營。以後不得再調該處馬隊等語。吉林黑龍江與俄國接壤。現雖換約。仍應嚴密防范。未可稍涉大意。其應如何將各營兵丁。勤加訓練。俾弓馬之外。兼習技藝。擡槍之處。著景瀉麟瑞特善欽。那敦德等。妥議章程具奏。應需經費。著先行設法捐辦。

恭親王等又奏。正在繕摺開。接奉本月初六日寄信

諭旨。新定通商稅則。既有外國人幫辦稅務一條等因。欽此。查外

國稅務易於偷漏。中國官員稽察難期周到。臣等亦擬令外國人幫辦。俾絲毫悉歸。

國帑雖事多流弊。法難盡善。但南省海口已令哮喘咽幫辦。新增各口未便辦理兩歧。更生弊竇。而該夷現未懇請。是以未向啓齒。致涉中國借助之跡。既薛煥今有此請。自應發給哮喘咽執照。令其於各口幫同辦理。並咨行各省將軍。督撫。府尹等。按稅餉之多寡。議定巡船卒工一切經費。各口情形不同。辦理亦宜分輕重。以期事歸覈實。不致稍有虛糜。戒唆嗎在京。臣等即將哮喘咽幫同稽稅之事諭知。俾其感我開誠相待之意。通武備院卿恆祺。帶有何桂。

清在上海給予割諭原案。即仿照其意繕給。並一面知照各省遵行。謹鈔錄割文。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為割諭事。照得啖啡咪三國酌定通商稅則。及善後條約。第十款內。載明嚴防偷漏。各口畫一辦理。或委員代辦。任憑邀請外國人幫辦。勿庸外國指為干預等語。查稅務司啖嗒咽。曾在江海等關幫辦稅務。諸臻妥協。今新增通商各口稅務。尤宜實力經理。仍派令啖嗒咽幫同總理稽察。各口洋商完稅事宜。該總稅務司務須幫同各口監督委

員按照條約認真辦理。不得任外國商人代華商銷貨。亦不准任華商之貨。暗附外國船隻。影射偷漏。並務將出口入口各貨。分晰清楚。勿得牽混。至各口稅務司。及各項辦公外國人等。中國不能知其好歹。如有不妥。惟味啞是問。其應用章程等項。即就各地方收稅多寡情形。由管理稅務之員。會同味啞酌議。不得稍涉冒濫。所有總稅務司之任。原視何國人辦理妥善。即責成何國人經理。其任至重。味啞嚙。向來妥慎可靠。是以派令經理。此後該總稅務司。膺此重任。務宜秉公盡力。始終勤慎。不准該稅務司及所用各項外國人。自做買賣。儻有辦理不善之處。即行

裁撤該總稅務司其勿負本爵信任之至意可也切切特  
諭

江西巡撫毓科奏竊等欽奉

密諭喚國以撫局已成欲先赴漢口九江兩處開商等因欽此遵  
查九江通商事屬創始關繫甚鉅恐非九江關監督一人  
所能辦理正在奏請遴委藩司大員赴滬會同妥為籌辦  
並轉行遵照去後茲據署藩司張集馨以徽池巨寇分股  
竄陷東海建德上犯彭澤湖口勢甚披猖現經督臣曾國  
藩調派道員彭玉麟總兵陳大富等督率水陸各軍分馳  
勦辦兵勇雖奮礮火喧闐九江適當其衝行旅戒嚴俱已

停船裹足。此時遽往。商賈屏跡。無從交易。尤恐逆氛肆擾。有礙暎國舟行。萬一宵小奸民。乘機竊奪。大江寬曠。港汊紛歧。地方官堵勒靡遑。查拏匪易。轉致有傷和氣。殊非優待使臣。結交與國之意。詳請奏明。緩辦前來。臣覆查該司張集賢計慮甚長。據詳不為無見。似以緩至明春。俟賊勢稍平。九江一帶。江面安靖。再行商令暎國。赴海開商。較為妥協。惟此事業經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給與照覆允准。可否暫行展緩辦理。才未敢擅專。除咨王大臣查覈外。相應請

旨救下

欽差大臣恭親王等。照會暎國使臣。妥商辦理。再暎夷船行迅速。年內儘已抵滬。粵仍即督飭該藩司張集賢。暨九江關監督文愷。妥為籌辦。不致延誤。

諭軍機大臣等。毓科奏。寇氛逼近滬防。請暫緩九江通商一摺。據稱。徵池巨寇。分股竄陷東流。建德。上犯彭澤。湖口。勢甚披猖。曾國藩調派道員彭玉麟。總兵陳大富等。督率水陸各軍。分馳勦辦。九江適當其衝。如此時遽往籌辦開商。不惟商費屏跡。無從交易。尤恐逆氛肆擾。有礙暎國舟行。宵小奸民。乘機竊奪。大江港汊紛歧。地方官吏。勒賊不逞。查拏匪易。轉致有傷和好。請飭給發照覆。可否暫行展緩辦理等語。暎國在九江通商。業經允

准。惟此時賊犯彭澤。湖口。恐於該國貿易有礙。著恭親王奕訢等。即將毓科所奏情形。照會英國使臣。與之婉商。俟明春賊勢漸平。九江一帶。江面安靜。再行辦理。原指著鈔給閱看。本日奕訢等奏。遵議借夷勦賊。及招商運米一摺。已照所議。寄諭留國藩。薛煥酌辦。練兵一摺。並諭知勝保妥議章程矣。

乙亥。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於本月初一日具奏。通籌大局。並酌擬章程六條。奉

硃批。惠親王總理行營王大臣。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妥速議奏。單并發欽此。旋於十二日。接准軍機大臣密寄。

諭旨一道。並於內閣鈔錄明發。

上諭一道。仰見我

皇上分職而治。庶績其凝之至意。所有未盡事宜。自應商酌覆奏。

但款目繁多。尚需悉心籌畫。惟欽奉

諭旨。事有關繫緊要。不得不速行陳奏者。伏請

密諭各海口內外商情等因。欽此。查海外藩封。舊隸禮部。以示懷

柔。臣等初議。亦欲於禮部設立公所。以為接收往來文移

之地。但各有專司。諸多未便。且事易漏洩。從前俄國往來

照會。該部拆閱。照錄存案。現各省咨送新聞紙。雖無關慎

密。而各海口所探訪商情。有關係中外緊要之語。即與各

路軍情無異。似未便宣洩傳播。惟欽奉

諭旨。由禮部轉咨。臣等擬將無甚關礙者。仍由禮部咨照。其事宜機密者。即令各該大臣。將軍。督撫。府尹。一面具奏。一面徑咨總理衙門。俟各國事務大定。再行統由禮部轉咨。以存撫綏藩服之舊。至臣等原擬章程內。有請軍機大臣兼領其事之議。因俄國條約第二款。載有嗣後行文。由俄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或徑行軍機大臣。或

特派大學士。往來照會等語。雖未專指一處。而八年以後。俄國照會。即專送軍機處。俄國如此。他國恐從而效尤。若將來照會等件。徑行軍機處。諸多窒礙。現臣文祥。辦理撫局。該各

國詢知係軍機大臣。尚以為重。設各國使臣有照會軍機處文件。亦可由臣文祥。於總理處接收。並與會晤。不至再行饒舌。是現在不另

派行在軍機大臣兼管。亦無不可。惟臣等擬於內閣部院軍機處。挑取人員。即原以戶部則事涉關稅。禮部理藩院。則文移往來。兵部則臺站驛遞。軍機處章京。則於兩處奏摺等件。知其詳細。辦理不虞舛錯。致生枝節。雖有新設衙門。其機密要件。臣等原擬於

禁城內。新

賞給公所一區。以為收存各要件之地。但恐各國駐京人聞知。知

總理衙門在

禁城內別有公所。必將生心來往。是以擬將尋常事件留存公署。其有關繫者。即存軍機處。以昭嚴密。若無軍機章京兼行。遇有檢查事件。恐費周章。致無頭緒。茲奉

諭旨。應設司員等因。欽此。伏思軍機章京不令仍在樞府行走。於關繫事件。收存機密文移。毫無裨益。似覺贅設。所有應咨取章京司員。現在尚未酌定。一俟挑定後。另行具奏。外相應請

旨。將軍機章京仍准兼軍機處行走。其內閣部院司員。仍兼本衙門辦事。毋庸停止差使。庶於總理處交涉事件。悉臻周妥。

其留辦撫局之章京英秀等六員。前已飭令分班赴滬。屆期陸續前往外。其將來擬於兩班內的挑數員。仍可輪流該軍機處之班。不至曠誤。至前次所議章程。原擬咨照各省。是以慎密之事。未經詳細敘入。應俟有未盡事宜。一併悉心商酌具奏。

硃批。現在總理衙門。既有軍機大臣兼領。似亦可飭章京。往返查覈要件。閩部司員。既請毋庸本衙門止差。隸禮兵兩部。接發文件。似亦可令該部兼行司員。專司其事。該部堂官。亦當預聞。若如所請。軍機處兼行章京。兩處行走。應歸何處查覈勤惰。并保舉叅劾。應如何辦理。以上數層。著再行覆奏。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欽奉

諭旨著禮部頒給欽命總理各國通商事務關防等因。欽此。查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設有大員駐紮專理。臣等在京。不便遠制。況該夷雖惟利是圖。而外貌總以官體自居。不肯自認為通商。防我輕視。今既知設有總理衙門。則各國與中國交涉事件。該夷皆恃臣等為之總理。藉以通達其情。若見照會文移內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專辦通商。不與理事。饒舌必多。又滋疑慮。惟既奉有

諭旨不敢再請更改。應請該首等來詢問時。告以臣等即係總理各國事務。並一而知禮部鑄造關防。擬節去通商二字。

嗣後各處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該夷有所藉口。

硃批依議。

壬午吉林將軍景瀉奏竊奪承准

欽差大臣咨照奉

上諭恭親王奕訢奏請派查勘邊界大員一摺等因欽此查俄國續約第三條內載東西兩邊設立界牌之事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東界在烏蘇哩河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

欽差大員攜帶俄國進呈地圖並中華地圖互相查勘其烏蘇哩河綏芬等處邊內有中國人住處及漁獵之地俄國不得

占踞。相應知照。俟

欽差大臣成琦到後。會同俄國大員。查照中國俄國地圖。按照條約。悉心履勘。立定界牌。以期經久可行等因。行知前來。於當即飛飭各處。按照條約。詳細查報去後。旋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親身進省面稟。烏蘇哩。綏芬山場。向無居民。冬令雪大。烏蘇哩江口。迤西。約在立夏後開化。船堪駕駛。烏蘇哩江上游溜緊。小河甚多。大船實不能行。小船亦屬難施。查歷年入山人夫。率皆春去秋還。自烏蘇江口。用赫哲小船上行。每船容一二人乘坐。駛抵清牛河。棄船隻身負米入山。常有途間倒斃之虞。職每於差次查詢。赫哲

聲稱進烏蘇哩江口。背負魚乾。飲水充飢。隨地捕蛙餬口。惟俄人初進山場。不避艱險。效法赫哲。捨生露宿。裸體游行。行者有之。而其中水溺餓殍。亦復不少。近因江東建居困難。占踞人多。凡由烏蘇江口逆游上往。若火輪船駕駛便捷。足可抵至興凱湖。如小船緩緩而上。由江東節節接濟口糧。幫補招船。並未聞有準能抵至興凱湖者。此次

欽差大臣。若至烏蘇哩江口會齊。必須開江後方能行船。約在四月下旬可到。如由江口上往興凱湖。計程一千四百餘里。中國既無火輪船駕駛。江西又無陸地可通。則錫帳等項。無法馱運。即

欽差大臣官員等。免難露宿。以魚乾為食。或負米履險。種種艱難。不敢不先行聲明。恐致臨時貽誤。李遂傳詢咸豐八年查烏蘇哩之佐領三隆。稟稱前隨副都統圖欽查界。行抵烏蘇哩口。見水勢過緊。改換小船。至清牛河撞回。並據上年赴烏蘇哩口之協領祿昌。佐領烏爾吉等報稱。黑河口以下松花江。總在立夏後開化。烏蘇哩江上游。大船實不能行。小船半途拋棄。又查新舊圖載。並無白稜河之名。各等情。李詳閱俄國續約第一條內載。此後兩國東界。定為由什勒喀額爾古納兩河會處。即順黑龍江下流。至該口烏蘇哩河會處。其北邊地屬俄羅斯國。其南邊地至烏蘇哩

河口。所有地方屬中國。自烏蘇哩河口。上至興凱湖。兩國以烏蘇哩及松阿察二河作為交界。其二河東之地屬俄羅斯國。二河西屬中國。自松阿察河之源。兩國交界。踰興凱湖。直至白梭河口。順山嶺。至瑚布圖河口。再由瑚布圖河口。順琿春河。及海中間之嶺。至圖們江口。其東皆屬俄羅斯國。其西皆屬中國。兩國交界。與圖們口之會處。及該江口。相距不過二十里。上所言者。乃空曠之地。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占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占。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等因。查黑龍江下流。直至烏蘇哩河口。所有南邊地方。皆屬中國。自該河口向南。上至興凱湖。以

烏蘇哩。松阿察。一河為界。西屬中國地。三姓界限分明。一切事宜。易於勘辦。惟第三條內載。東邊自興凱湖至圖們江。設立界牌之事。應如何立定交界。兩國大員。在烏蘇哩口會齊。於咸豐十一年三月內。辦理等語。查詳覈分界之要地。全在興凱湖。至圖們江。其間山嶺。果能秉公勘定。設立界牌。互守條約。庶可永久相安。若為烏蘇哩江口。僅止會齊。無多勘議。江道既屬阻隔。勢難拘執貽誤。且分界一切事宜。創始必須該管熟悉地方情形之員。會同履勘。方期日後照辦。不至節外生枝。茲據署三姓副都統富呢揚阿報稱。該江口約在立夏後開化。如欲逆游上往。大船

既不能行。小船中途拋棄。陸路隔阻。勢難抵至興凱湖各等情。李周諮博採眾論。僉同。委因責任地方。不敢墮於上聞。應亟先行聲明。俾得權宜將事。伏查興凱湖至圖們活約有千餘里。地屬甯古塔。瑯春。其間山嶺崎嶇。跋涉維艱。亦必須開化後。方能勘辦。均應豫先陳明。俟

欽差大臣成琦。抵至吉林。會同李奎查照地圖。考覈白稜河源。或委該地方大員。分赴會齊。或李等親詣興凱湖一帶。守候俄國大員勘辦。容李等詳悉妥議。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景瀆奏。豫陳俄國分界。江道險阻。恐難如約會齊一摺。業將原摺鈔寄恭親王奕訢等閱看。並飭成琦。屆期及早

前往。以便俄使到來。會齊同往查辦。仍著景瀛等。將應辦事宜。及應需船糧車馱各項。先期料理齊備。總須設法與成琦親至興凱湖一帶。并在俄人以前趕到。方為妥善。一面照會該夷。約期會勘。毋令有所藉口。是為至要。

又

論景瀛奏。豫陳俄國分界。江道險阻。勢難和約會齊一摺。據稱。此次成琦至烏蘇哩江口會齊。必須開江後方能行船。約四月下旬可到。由江口上往興凱湖。中國既無火輪船駕駛。又無陸地可通。錫帳等項。無法駛運。恐致臨時貽誤。至黑龍江下流。至烏蘇哩河口。界限分明。易於勘辦。惟興凱湖至圖們江。必須該管

熟悉地方情形之員。會同履勘。方期日後照辦。不致節外枝生。應俟成琦行抵吉林。或委派地方大員。分赴會齊。或親詣興凱湖一帶勘辦。容再妥議具奏等語。明年三月。東界查勘。在烏蘇哩會齊。據景瀆奏稱。必須開江後方能行船。約至四月下旬可到。此節必須先期照會該國。以免藉口。興凱湖至圖們江。為分界要地。尤應秉公勘定。設立界牌。以期永久相安。但山嶺崎嶇。必須開化。方能勘辦。著恭親王奕訢。桂良。文祥。將景瀆所奏情形。悉心籌畫。並著成琦。於明春前赴吉林。與景瀆會商。總期及早設法。親至興凱湖。圖們江一帶。與俄國使臣。查明交界地方。不可落後。方為妥善。原摺著鈔給閱看。

癸未。

欽差大臣恭親王、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奏。竊臣等前著大局。請設立總理衙門各情。均蒙

諭旨允行。並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密諭一道。飭令將未盡事宜。隨時詳議具奏。伏思臣等請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者。原以各國使臣住京後。往來接晤。及一切奏咨事件。無公所以為彙總之地。不足以示羈縻。該夷從前每藉口於中國遇有外夷事件。推諉不辦。任情狂悖。今設立衙門。該夷以為欣喜非常。自應迅速建立。以馴其情。臣等初擬於禮部設立公所。辦理一切。惟禮部為考

論典禮之地。體制較崇。該夷往來其間。殊於體制未協。且  
大堂為該部堂官辦公之所。若臣等借用。則於大堂接見  
該夷。尤多窒礙。如僅用司堂。該夷必不心服。因別設衙門。  
在該夷視之。以為總理之所。名目甚大。而在臣等則視同  
四譯館等衙門之例。是以議定司員官役。及考察經費等  
事。一切規模。因陋就簡。較之各衙門舊制。格外裁減。暗寓  
不得比於舊有各衙門。以存軒輊中外之意。所有衙門未  
盡事宜。悉心籌酌。僅擬章程十條。恭呈

御覽。如蒙

俞允。臣等即遵照辦理。

一擬建立衙署。以資辦公也。查各衙門分司辦事。往往多者數百間。少者亦百餘間。方可敷用。房間既多。官役亦因之而增。此次總理衙門。義取簡易。查東堂子胡同。舊有錢局公所。分設大堂。滿漢司。掌科房等處。儘足敷用。無容另構。惟大門尚係住宅舊式。外國人往來接見。若不改成衙門體制。恐不足壯觀。且敢輕視。擬僅將大門酌加改修。其餘則稍加整理。不必全行改修。並擬由臣等自行估修。以期迅速。而資節省。

一司員分辦公事。以專責成也。查此次臣等請挑取內閣部院司員。原以事有交涉。易於稽查。各衙門向有掌印主

稿幫稿等名目。總理衙門。規制較異。毋庸多立名目。擬於  
司員內擇其老成練達者。挑滿漢各二員。作為總辦。再擇  
二員。作為幫辦。辦理指奏。照會文移等事。其機密要件。則  
由內閣各員繕寫。關稅事件。則由戶部司員經理。臺站驛  
遞事件。則由兵部司員經理。其與各衙門交涉事件。各衙  
門堂官。亦應預聞。除由公文知照之外。遇有事宜迅速。及  
機密要件。不能公文咨照者。即由各司員當面回明。各該  
部堂官知悉。若與各部無涉者。仍不必令該堂官預聞。以  
免紛歧傳播。至關稅總數。雖咨報總理衙門。而稽覈考察。  
仍由戶部經管。總理衙門。不得越俎。吏刑工等部司員。並

無交涉之事。毋庸咨取。以期各有專責。不至叢脞。

一保送司員。應嚴行揀擇也。查各衙門司員。額缺既多。候補尤眾。倘有才具中平。公事不能諳練者。亦可隨同畫諾。總理衙門司員甚少。未可濫竽充數。各衙門保送滿員。則於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漢員。則擇拔貢。舉人。進士出身之郎中。員外郎。主事。內閣侍讀。中書充補。無論候補實缺人員。均准保送。惟須擇老成謹飭。公事明白。品行醇正者。出具考語咨送。由臣等考試文理字跡。是否優長。公事是否明白。分別去取。不得以捐納及未經奏留資格較淺之員充數。

一司員輪班辦事。期無曠誤也。查各衙門司員人多。往往無經手事件。即經旬不到。總理衙門必得人人辦事。方無遲誤。擬以五日為一班。滿漢各四員到署。如有曠班不到者。查明叅處。每日派一員住宿。除總辦二員不住宿外。其餘司員均應輪流宿署。以便稽察。

一官役人等。擬變通辦理也。查各衙門書吏。習慣作弊。稽察難周。茶房卑役。傳遞消息。百弊叢生。惟各館供事。均係由京官出結。考取有來歷之人。平日職在繕寫。亦無胥吏習氣。內務府蘇拉。有錢糧可挑。尚知自勉。擬於

國史館方略館。挑取供事十六名。辦理文案。內務府挑取堂

司蘇拉十二名。以供灑掃啓閉之役。其聽差及遞送文書等事。於八旗領催馬甲內。咨取八名。庶免宿弊。

一經費宜節。以杜浮濫也。查各衙門司員書役。均有桌飯公費等項。以資辦公。每月所費。悉於衙門解到飯銀內開支。並有支領庫項者。此次總理衙門。未便援照辦理。以致經費浮濫。擬將司員供事。僅予值班桌飯。均毋庸另給公費。飯銀應用心紅紙張。亦毋庸於各庫咨取。所有一切心紅紙張桌飯。以及蘇拉等工食。每月不得逾三百兩之數。辦具存案。由臣等摺節覈實支放。如有餘賸。留作添置器具。糊飾房屋等項之用。俟一年後。覈有定數。再定額支銀

兩。以昭覈實。

一酌籌經費。以資支用也。查各衙門。均有各省解到飯銀。分支辦公。總理衙門。係屬新設。並無應解飯銀。經費有常。未便動用正項。所有定擬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查臣等前奏章程內。有今天津通商大臣。上海

欽差大臣。酌提關稅。以為起解部餉等項之用。擬於此款內。飭令各該大臣。按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省將軍。督撫。府尹。監督。解總理衙門。以資辦公。其各該省未解到以前。所定應用各項。於戶部借銀三千兩。先行辦理。俟解到後。即行歸款。至修理衙門。應用銀兩。應另向戶部支

領造冊報銷以清款項。

一辦理彙案事宜慎密也。查各衙門辦理文彙均由堂吏送案。司員酌定呈堂標蓋。既易延誤。又虞傳播。此次總理衙門所有應辦尋常彙文移照會等件均飭令司員自行辦彙。供事只供繕寫。不准假手辦理。所有彙案每日散署後封鎖櫃內。由住宿之司員照管。機密緊要事件或由臣等密奏。或由兼領之軍機大臣面奏。不必另行具摺。以昭慎密。俟軍機大臣承書。

諭旨後。其機密要件仍交軍機處收存。奉到硃批摺奏。照各衙門之例。即次日恭繳。以昭慎重。

一司員甄勅。應歸寂寞也。查各衙門。向例均有

京察大典。其應勅者。僅予休致。應保者。一等

記名以道府用。自為激勵人材起見。此次總理衙門。似未便援照。擬有各司員曠誤屬劣。及才具平常者。隨時叅勅。或咨回本衙門當差。不必限定年分。若有當差勤慎。才具優長者。於二年後。量予應升之階。毋論題選咨留升補。次者交部優敘。其郎中保道員。員外郎保知府。只准保至雙單月分發補用。不得照

京察大典保請

記名。以示限制。其供事獎勵。擬照方略館之例辦理。以上各員。無

論在總理衙門及各本衙門遇有應行甄勅視在何處貽誤公事即由何處叅劾不得以兩處行走稍涉寬假至保薦一節如同係一事已在總理衙門保奏者本衙門即不必再保若本衙門已保者總理衙門亦不必再保總期保舉祇准一處叅劾則兩不相妨庶不致此勅彼情以昭覈實。

一認識外國文字通曉語言之人並學生等應酌定薪水獎勵也查臣等前定章程內有請

飭廣東上海挑選專習唎佛味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來京差委並挑選八旗子弟學習厚其薪水給以獎敘除俄囉斯館章

程○應由該館遵

旨酌議外。其唎唎味教習學習。薪水獎勵。應仿照俄囉斯館議定之例辦理。惟該學生。原應歸入俄囉斯館。而該館地方窄狹。難以兼容。若另設館舍。恐其別滋事端。現查鐵錢局。除改作衙署外。尚有爐房。稍加修葺。堪作館舍。免致在外滋事。臣等亦可就近稽查考覈。

恭親王等又奏。竊臣等前於十三日。將軍機處章京請策司行走各情。由五百里馳奏。奉

硃批。現在總理衙門。既有軍機大臣兼領。似亦可飭章京等往返等因。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循名責實。莫名欽佩。查臣等前擬章京。有挑取滿漢司員章京共十六員。分班辦事。一切仿照軍機處辦理。非謂其體制。悉宜照辦。因辦公誠以軍機處最為妥善。如現設衙門。若照各衙門之例。必應額設司員等缺。又有實缺。候補。額外行走之員。分立數司。並應多設書吏。早役。經費既多。虛糜。空缺。不無濫設。而人雜事龐。往往一事未行。而議論已徧。奏牘未上。而擬藁先傳。且衙門例由書吏送藁。司員酌定。然後堂標施行。即迅速辦理。輾轉涉手。亦必數日始能行文。吏性褻急。似未便仍循舊章。惟軍機處則隨到隨辦。分任其事。一員可得一員之用。而一切藁件。均由章

京屬草。隨即同堂辦理。不准延誤。是以事繁於各衙門。而其缺甚少。轉能各有專責。辦理迅速。此次總理衙門。臣等所定司員。尤屬簡少。以省冗員。若再以衙門之例繩之。必致貽誤。此所以有仿軍機處辦理之議。以冀省官而集事也。惟總理衙門。吏人隨時往來接晤。機密緊要之件。斷不可留存在署。必須收集軍機處。以昭嚴密。其外省情形。前擬章程內。有照各部奏咨之議。而事宜慎密者。向例奏而不咨。此次亦應援照辦理。未可悉行咨報。若軍機處章京不在樞垣行走。該章京既不能進直房。亦無從稽查經理。如總理衙門。無軍機章京。雖有兼領之軍機大臣。遇有飭

查要件。恐該章京事無責成。亦不免有推諉之弊。且如總理衙門之員。未便令赴衙門回事。此臣等所以有兼司行走之請也。如恐章京時赴衙門。與部院司員狎習。或至漏洩軍機處之事。即請將定額十六員。悉於內閣部院司員內挑取。另於軍機章京挑取滿漢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專管交涉。及檢查機密文移。即在軍機處兼管其事。不必常川到衙門。亦可無誤。如不令軍機章京兼總理衙門差使。雖不免有空礙之處。臣等亦當設法另行辦理。惟既蒙

批示。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俟奉

旨後。臣等欽遵。知照各衙門辦理。其收發文移等件。即責成各衙門兼行之司員。專司其事。遇有事宜迅速。不得遲誤。所有宜慎密不必登之公牘者。該司員即可徑行回明該部堂官。若機密要事。與各部無涉者。仍不必令該部堂官豫知。以免傳播。至軍機章京甄勅之典。如在總理衙門兼行。亦當覈其勤惰。與閣部兼行司員比較甄勅。未便以其兼兩處行走。稍涉寬假。又該章京遇事懶惰。臣等即行叅劾。若在軍機處曠誤。軍機大臣亦隨時嚴叅。僅行走始終奮勉。辦理妥協。業由軍機處請獎者。總理衙門不得再保。如由

總理衙門已保者。軍機處不得再獎。即如臣等前保之章  
京未學勤張德容二員。臣文祥查軍機處遇有例保之軍  
均是合例。惟既在總理衙門請獎。亦不得再邀軍機處例  
保。總期保舉只准一處。而參劾則兩不相妨。庶不至此勤  
彼惰。其間部院甄劾。亦即照此辦理。以昭覈實。

諭軍機大臣等。恭親王奕訢等奏。遵辦新設衙門未盡事宜酌擬  
章程十條。開單呈覽。並覆奏章京司員等兼行走各一摺。所有  
單開各條。經朕詳加披覽。尚屬妥協。惟內酌撥經費一條。所稱  
心紅紙張等項銀兩。擬於天津上海酌提關稅起解部款內。按  
各口提用數目。均勻酌提銀兩。由各該將軍督撫府尹監督解

總理衙門以資辦公等語。此項銀兩。亟資辦公。恐各口的提。一時未能應手。著即按照所定每月支領銀兩數目。徑由戶部開支。將來各口解到酌提關稅銀兩。統交戶部。毋庸解交總理衙門。該衙門如有不敷之處。即奏明由戶部支領。至各省機密事件。應照例奏而不咨。如事關總理衙門者。即由軍機處隨時錄送知照。亦甚便捷。著無庸由各口先行咨報總理衙門。以歸劃一。其軍機章京。於滿漢各員內。挑取各四員。作為總理衙門額外行走。專管交涉事件。及檢查機密文移。責任甚重。雖不必常川到衙門。而該章京等在兩處行走。恐日久有互相推諉之弊。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以免曠誤之處。著再行妥議。餘著照所擬

行。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毓科奏。寇氛逼近。邊防等因。欽此。並鈔錄原奏一件。寄閱。旋據江西撫臣毓科咨文。亦以賊逼九江。喚國船隻。應暫緩前往通商。請臣等照會喚國使臣辦理。伏查徽池賊匪。上犯彭澤湖口。九江適當其衝。該國船隻。前往通商。諸多窒礙。自應照會該使臣。暫緩前往。臣等即作為接到毓科咨文。給予照會。惟夷性多疑。若言明不令前往。必益堅其狡執之心。因將賊氛逼近。種種窒礙各情。敘明。令其自行酌

量。庶可冀其知難而返。該使臣亦無從見疑。別啓要求。殊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臣等前奉

諭旨。各口洋稅。現有扣款議定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剔弊除奸之至意。查現在各口洋稅。立有全單扣歸二成。並有夷人幫同司理稅務征收數目。自可以扣款之多寡。覈稅餉之盈絀。誠如

聖諭。自宜澈底澄清。不致侵蝕中飽。第扣款既清。稽覈無憑。侵蝕之弊。又虞叢生。臣等擬屆其時。著住京夷官。令其向各口領事官。索取交稅數目單。按月送呈。與各省所報數對。並

調取各關流水紅簿。與部頒稅簿認真稽查。自免侵蝕之弊。或令夷人仍幫同司稅。厚以廉餼。令其據實咨報總理衙門。及戶部。總期層層稽覈。似不至弊混。現在扣款交清。尚需數年。此時豫擬章程。恐屆時情形不同。擬俟扣款將次清結之前一年。再行酌擬章程。以臻周密。

硃批知道了。

己丑。署理

欽差大臣江蘇巡撫薛煥奏。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十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據恭摺王奕訢等奏。俄味國八年間所換和約等因。欽此。

伏查味喇暨國書及原本條約稅則既經遺失應與俄國一律概照通行刊本為憑至宜向味酋豫為說明免致將來鏡舌飭據署蘇松太道吳煦查明味酋準啗翰業已回國臣當即補具公文作為承軍機大臣知會到臣照會準啗翰知悉業經飭發吳煦送交味國領事官士覓威轉遞本國仍令該酋照覆以昭憑信

硃批知道了。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七十二